

## 第十五回 老丞相一怒害人情性惡 小書生兩番登第姓名香

詞曰：

孤寒措大，草茅一介，安敢望三台？不幸相逢，偶然觸怒，性命任安排。

誰知天子重英才，平步上金階，再思往事，重追舊恨，方悔不應該。

右調《少年游》

話說蒯閣老見長孫尚少年清俊，又說話錚錚不屈，又見他口稱書生，不知真假，遂口出一對，考他道：「祭地誤用狗，盡知斷送小畜生。」

長孫尚聽了，也不假思索，竟應聲答對道：「郊天不識牛，只道殺死老乘象。」蒯閣老聽見竟是罵他，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這樣不知死活的奴才，還留他則甚，快送到縣裡去，吩咐知縣打死了罷。」長孫尚還要分辯，早被眾家人橫拖直扯，扯出了察院，竟送到縣裡。正值知縣坐堂，眾家人便不管好歹，竟帶著長孫尚一齊擁上堂來，稟說道：「這光棍少年無知，狂言亂語挺撞了家老爺，故此家老吩咐送到大爺這裡來，求大爺登時處死。」

原來這錢塘縣知縣，姓王，是山西人。為人最是耿直。已知道蒯閣老使勢驕橫，又看見長孫尚，年青人秀，恐當堂審問不便周旋，因對眾家人說道：「本縣因有些朝廷的急務要緊，這光棍且鎖在此，容少時處死了，親來回覆太師爺。列位請先回，不消在此守候了。」眾家人見知縣應承處死，俱歡歡喜喜去了。

知縣然後喚長孫尚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為甚事觸怒了蒯閣老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晚生長孫尚，原係北直隸滄州人，因隨父南任青田，不幸父死在青田任上，宦囊微薄，不能還鄉，遂母子流落於此十年餘矣。近蒙管侍郎憐才，先延居於西席，後接引於東牀。自愧貧寒，難於親近，欲歸圖寸進庶於瑟瑟有光。昨道過西湖，見湖山秀美，因取出管小姐與卜小姐答聘二詩，欲與之比較。正賞玩時，忽撞見蒯家三個惡僕來劈手奪去，口稱夫人、小姐要看，看過即還。昨候了一日，竟無蹤影。今不得已，只得跟尋到察院去取討，不期一班惡僕如狼似虎，詩不肯還，轉將我長孫尚打得如此狼狽。正打未已，忽又值蒯公自出，我只道大臣度量，休休有容，誰知比惡僕更甚。又疑我未曾讀書，出對考我。長孫尚一時耐不定，對了一對，微微傷他，觸犯他怒，故送到老父母台前，欲痛加懲罰，以快其驕橫之心。今既到此，死生惟命。」

王知縣聽罷，因問得他出甚對，你對甚句，就至觸犯？長孫尚遂將前對述了一遍。王知縣聽了，不禁大笑道：「罵得他好。但他要處死你，我若輕輕放你，他定然不服，又要送到別衙門去。若要責罰你一番，看你一個瘦弱書生，如何當得起。我如今有處了，目今鄉試不遠，你既要歸圖寸進，我如今就出文書，差兩名長解，只說重責過，礙在地方生事，竟解回籍去了，他自然罷了。」長孫尚聽了道：「若蒙如此則感恩無盡。」

王知縣遂一面叫書吏出文書，又一面差兩個長解，吩咐道：「這長孫尚是讀書人，只因挺觸了蒯相公，我故解他回去，以避其鋒。原非有罪，你須沿路好生看覷。」又叫庫上取了三兩銀子，賞他道：「回來再賞。」長孫尚見縣尊如此用情，再三拜謝。王知縣又吩咐道：「速速出城，不可又被蒯家家人看見。」正是：

不思作惡多遭害，但略施仁便受恩。

試看為官治天下，幾人惕惕念民冤？

王知縣既遣長差，解了長孫尚出城。隨即自到察院來，回覆蒯閣老道：「目今按台將到省，不申文而處死，恐屬不便。蒙太師發下光棍長孫尚，已重責四十，遣解役解還原籍矣，特來報命。」蒯閣老見說，責過解還原籍，也就罷了不題。

再說長孫尚，原要還鄉，因遇此一難，幾乎不保。幸虧王知縣，既仁且智，遂將計就計，解回原籍，可謂不幸之幸。但失去二詩，未免得漠然而無可奈何，只得同著兩個長解，竟望滄州而來。

不月餘到了滄州，長解與長孫尚同到州中，將錢塘縣的解文投了。知州看了，因問長孫尚道：「來文上稱你無罪，只為挺撞蒯閣下幾句言語，為何就解回籍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此乃錢塘王父母用情之處。王父母因知治民原要回籍就試，故借此周旋，又可泄蒯相公之忿。」知州聽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因取收管，發放來差去了。然後又問長孫尚道：「我見你年甚青，人物也甚聰俊，既久住南方，想文字或有可觀。但只是你來遲了，本州已經考過，案已送了，不能復考，卻如何之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宗師考過正案，少不得還要大收一場。既正案趕不及，只好大收，去圖僥倖了。」知州道：「大收雖有一場，只恐煩難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大收長煩難，鄉會兩場，便不消指望了。」知州聽了大喜道：「賢契有此大志大才，佇目以望與本州爭光。」長孫尚謝了出來，找還舊家。過了兩日，宗師正案發過，果然又出牌大收，長孫尚方收拾去赴考。

這日考的足有千人，宗師見赴考人多，而所取不過數人。若題目容易，人盡完篇，則難為去取。因出了三篇著的篇經，一篇論，一篇策，共七個大題目，要難倒這些童生。這些童生果然被他難倒。到晚查卷，只得三十三個完篇。其餘不過一篇、兩篇。到了五篇，便是最多的了。宗師細細檢閱，這三十三卷雖然完了，平平無奇者多，惟有一卷，名理淵深，雄才大縱。出之裕如而不窮，測之淵然而自足。宗師得了，大喜道：「不意遺童中有此美才。雖一總取了五卷，惟此一卷，遂取做特等第一。」附送觀場拆號看時，卻正是滄州長孫尚。

報到滄州，長孫尚倒喜的有限，早把個知州喜得如狂。就著人請長孫尚來衙中，大加稱賞道：「賢契前日之言，猶不敢信。今日看來，可謂有志者事竟成矣。今秋折桂，不察可知。」遂慇懃饋贈，不一而足。長孫尚再三辭謝。

到了秋闈，真是文齊、福齊，早不知不覺又中了北榜的第一人。此時管侍郎封王尚未回來，無人替他歡喜。卜尚書又不知兒子替他擔憂。惟有蒯閣老此時到京已久，見報北榜解元叫做長孫尚，影影覺此名甚熟。再三細想，方想起：「前日在杭州，做對句觸怒我，我送在錢塘縣，要處死他的那個光棍，叫做長孫尚。」又想到：「彼時他自稱書生，並不曾說是生員。今日為何就能中舉？莫非另是一個。但前日那光棍長孫尚，解回原籍，卻正是滄州。今這中解元的長孫尚，卻又正是滄州。難道滄州一時就有兩個長孫尚？莫非恰恰是他？」心中躊躇不定，因喚前日跟在杭州眾家人，去查訪新科解元，可否就是前日在杭州打的那個光棍。

眾家人去查訪了，來回覆道：「這解元正是前日那個光棍，一毫不差。」蒯閣老聽了，暗想道：「他若只做解元還只有限，一時也奈何我不得。倘然又中了甲科，況他年紀小小的選了，兩衙門說長道短，未免要受他的累，除非托座師不要中他才妙。」

算計定了，捱到春闈將近，查知今年主闈，例該陳相公為正主考，王相公為副主考。陳相公與他甚然相知，王相公與他不甚相合。因此，只得再三再回托那陳相公，以為正考做主，王相公料難違拗。不期到了入場，吩咐各房師取的卷子，都送了入來，與大座師分閱裁定。不期長孫尚的卷子，恰恰落在副主考王相公手裡。這王相公為人正直，絕不受人請托，又認得文字，只是喜飲兩杯酒兒。這日看到長孫尚的卷子，文字甚是得意，看一篇，吃一大杯，看完七篇，吃了七大杯。卻又重新看起，重新吃起，心下以為會元定於此矣，就要呈出來與正主考看。因又想，會元卷子，從來是正主考定，我若呈出早了，正主考未免不悅。且留起，待他檢不出好卷子，然後取出，便自然服了。因拿著卷子，賞了又吃，吃了又賞，不覺醉了，遂攜著卷子到牀上去睡。睡沉了將卷子落在枕後，全然不知，及至醒來，竟忘記了，又看別卷不題。

卻說正主考陳相公，受了蒯相公之托，要檢去長孫尚的卷子，檢來檢去，再尋不出，只得又走到副主考這邊來尋。尋來尋去，總尋不見。心下疑其不曾完場，只得罷了。及公眾檢完，大主考陳相公已定了一卷。副主考王相公看了，殊不中意。方想起曾選了一卷，十分精妙的元卷，放在哪裡，一時再尋不著。只尋到牀頭間，方才尋著。再細看看，果然精妙異常，不勝之喜。因拿出來與陳相公並房師看道：「這方才算得元卷，可以服人。」

陳相公接了一看，見言言錦繡，字字珠璣，也自歡喜。及查了字號，方知恰正是長孫尚的，因受了蒯相公之托，如何可取他。又不便說出是受了蒯相公之托，只得推說道：「這卷文字雖做得有些警拔之處，卻欠大雅，恐取不得。」王相公聽了，便忿忿不平道：「此卷文字做得出經入史，大雅極矣。若說不大雅，請另尋一卷大雅的來比比。此卷若說取不得，則三百卷，無一卷可取矣！」陳相公道：「文章公器，豈可私爭？」

王相公聽了，益發忿道：「既蒙天子詔旨主場一番，也要取幾個真正才子，也要取幾篇傳世文章，方於科制無愧。佳者不取，取者不佳，又何貴乎主考哉！今略略一言，反謂私爭，豈不爭而任意私行反謂公乎？此卷，陳老閣下既說不可取，本閣又安敢爭以為可取。但留此卷，明日到御前請旨儒臣，三百卷子較較優劣，則孰公孰私自可辨矣。」

陳相公見王相公認起真來，恐怕惹事，因笑說道：「本閣不過一時不言，有不到處，老閣下不妨見教。為何說此客話，傷了同寅和氣。」眾房師齊打一躬道：「陳太師之言，最為通情，求王太師和衷相待，勿生他議。會元之卷既照例，陳太師所取之卷定了，則王太師所取此卷，列在第二，其餘循序而鎮，再無說矣。」王相公見陳相公自認不是，又見眾房師和解，便也不復再言。

到了放榜這日，果然，長孫尚中在第二，在他人看了，也遂不覺。惟有蒯閣老，得知甚是驚訝。因自思道：「我前日已再三托了大主考，教不要中他，不知為何又中了，且又中得甚高。」因差人細細打聽，方曉得是副主考王相公作梗之故。既中了，無法奈何。只得叫出眾家人來，查了道：「前日在西湖上，是誰搶奪長孫尚的詩箋？致我凌辱他一場，結成冤仇。」你也推不知，我也推不知，只等到要動刑拷打，方招出三人來，道：「兩張詩箋，又不是金銀，小的們搶他的做甚？實是夫人、小姐游湖時，隔簾看見，說是女子的詩，叫小的們去借他的來看一看，就許還他。不期夫人、小姐看得中意，留了不還，叫小的們沒法，他來討時，故此只得胡賴。」蒯閣老又問道：「這兩幅詩箋，如今卻實在哪裡？三家人道：「如今實在夫人、小姐處。」

蒯閣老聽了，只得走入內裡，叫了權充夫人的侍妾來，問道：「這詩箋乃他人之物，一個女子也不該借了來看。就看了，也該還人，如何竟搶勒在身邊不還他？」侍妾道：「自借了來看，家人並未曾來討。只說詩箋不值甚麼，故丟下了，誰診勒他的。」蒯閣老道：「還不快取出來。」侍妾忙忙取了出來，雙手遞與蒯閣老。蒯閣老因想道：「這長孫尚，他前日受了我許多凌辱。我今日若親送還他，他未免要裝腔作勢。他既是王閣下得意的門生，我只央王閣下送還他，他自然不敢多講了。」

算計已定，次日恰好在閣下會見王閣老，將前事細細對王閣老說了，就煩他送還詩箋，消釋前恨。王閣老聽了，應允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遂收了詩箋，出閣門回到府中，叫長班請長孫尚來，與他說道：「敝同寅蒯老先生，今日在閣下會著，特托我與賢契說一個人情。他說前進京時，曾在杭州遇見賢契取討詩箋，他一時不知就理，又在倉卒之間識賢契不深，故多得罪。今見賢契高奪巍科，方悔從前孟浪，故再三拷打家人，追究出原詩，托老夫送還，欲求賢契推薄面，將前愆盡釋，不知賢契肯用情否？」

原來長孫尚自從失去二詩，雖在歡忻之際，亦屈屈不樂。今雖中了一個進士，然品級相懸，怎敢與宰相作對。正要打帳在殿試後。慢慢求座師去取討。今見蒯閣老，轉央座師送來，不勝之喜。因忙接了，連連打躬稱謝道：「當時借去詩箋，蒯太師原不與知。就是後來送縣究治，皆門生狂言觸怒，自作之孽，實非蒯老太師作過情之舉。門生正打帳殿試之後，求老恩師轉懇，怎反先蒙賜還，真天高地厚之情也，容當重謝。」

王相公因而問起道：「這兩首詠玉支璣的詩，是誰家閨秀所作？怎做得這等風流？」長孫尚因將詩箋，指示與王相公道：「此一首，是管侍郎閨秀，管彤秀所作。因與門生有婚姻之約，門生以玉支璣為聘，故作此答聘。」王相公道：「題得此詩，閨閣風流已占盡矣。為何又有此作？此作又是誰家女子所作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此作傳來，雖說是卜尚書家小姐所作，實實連門生也不知真假。」王相公道：「此又是為何？」

長孫尚道：「管小姐這頭婚姻，原係卜尚書之子，卜成仁所求。只因管小姐訪知卜公子無文，不願嫁他，故出了三個難題目，要卜公子做詩。卜公子自做不出，轉要門生做了，故管侍郎只論詩，不論人，轉將這段婚姻許了門生，故門生愈觸卜公子之怒。然他畏管侍郎官尊。敢怒而不敢言。後乘管侍郎遠出封王，遂再三與門生訂交，欲以其妹嫁與門生，要門生斷了管氏之婚。門生辭以受了管氏玉支璣答聘之詩。他遂令其妹也做了一首玉支璣答聘的詩，來與門生，即此詩是也。若論此詩，實與管小姐所作不相上下，然不知是真是假，故至今懷疑未決。」王相公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此二詩關乎兩段婚姻，怪不得賢契著急。今喜歸趙，待殿試後，請旨歸娶何如？」只因這一歸娶，有分教：非死非生，是一是兩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